

# 諾曼第打工換宿

圖文／張允雄



• 持有道士執照的音樂家友人。

我一直嚮往法國人的自由與浪漫，年輕時便斷斷續續地學習法文。儘管嘗試過團體課程、語言軟體、個人家教、語言交換等多種方法，但每當踏入法語區，我彷彿瞬間被打回原形，擠出幾句基本的問候語後，立刻轉為英文頻道開始對話。

因緣際會下，受到年輕人的打工度假經驗啟發，我開始搜尋相關資訊，找到WWOOF France農場網站，註冊成為打工換宿會員後，經過幾番媒合與篩選，我成功聯繫了一座農場。這個農場位於法國東北部，距離諾曼第登陸的海灘不遠，主人Loïc表示自己喜歡做菜，而且還在學習「八字」與「氣功」。臨行前，問我能否幫忙帶「三清道祖」的神像和拜拜用的線香。

由於不懂道教，我向一位持有道士執照的音樂家朋友請教。她好奇我的法國行程，也想了解Loïc修習道教的原因。見面當天，她不僅詳細地向我介紹「三清道祖」，還慷慨地準備了許多法器和線香，期待我能帶去與法國人結緣，並希望看到道教文化在那裏發揚光大。

就這樣，我有了去農場的使命感，效仿年輕人，成為一名打工換宿的背包客。



• 我與同為小幫手的英國籍 Ceri 一起去當地超市。



• Loic 迫不及待將拿到的法器展示出來。

但畢竟我有了點年紀，適應環境的能力不若從前。

待在農場的最後一天，我迫不及待地想逃到巴黎。睡前已經打包好行李，清晨醒來更難掩雀躍之情。但基於禮貌，我仍必須隱藏內心活動，表面平靜，私下卻一直看時間，算著再過幾個小時就能獲得自由。

法國農場的生活究竟如何？單憑這次經驗，如果我不介意貓叼著老鼠然後睡在我床上，如果我不介意被蟲咬得全身發癢，如果我不介意隨時被主人糾正（從廁所使用方法到法文發音），如果我不介意……那麼，法國農場的美好記憶，將永遠留在我的腦海中。

此行最難忘的體驗，莫過於與Loic的父母的兩次聚會。第一次，他們到農場與我們會面，並帶來令人驚豔的海鮮大餐；第二次，我們受邀至他們家中作客。兩次午宴的流程皆如同一場精緻的儀式，從誘人的開胃小點揭開序幕，接著是令人食指大動的主菜，最後再以香醇的咖啡與精緻甜點畫下完美句點。細細回想，從餐前的開胃酒、氣泡香檳、佐餐的紅酒與白酒，以及餐後的消化酒，一頓午宴竟品嚐了七款法國佳釀。





- (上左) 在農場勞務時的場景。
- (上中) 法國好友 Hervé 帶我體驗鄉間小路的風景。
- (上右) 好友的小孩們舉牌熱情迎接我的到來。
- (下) 與好友一家同遊。

第一次的午餐長達五小時，期間玩起類似釣魚的遊戲，或許是酒精的催化，在過程中，面對不會說英文的 Loc 父母，我的法語彷彿開竅了，不僅能理解他們所說的話，也能對方理解我想說的。除此之外，我的社交禮儀也開始轉變，此時此刻，擁抱和親吻臉頰已變得十分自然。

放假去作客之事是 Loc 父子在農場商量的，當時我和英國隊友 Con. 正在拔草，我不完全聽懂他們的對話，但觀察到這對父子的親暱互動（兩個大肚子抱在一起的溫馨模樣），不禁感觸良多，於是轉頭跟 Con. 說，我沒有被父親擁抱的記憶。

心理學家說：「美好的經驗如同不沾鍋一樣，瞬間消失；壞的經驗則如魔鬼氈般，黏住不放，這是人的保護機制。」在農莊生活期間，我非常非常想逃走，期間我甚至聯繫老友 Eve，並且去他們家喘息了五天，但終究我還是回來履行承諾，繼續在農場幹活，並在觀看貓與老鼠的驚悚劇同時，也持續上演跳蚤與主人的騷擾情節。

逃離或歸隊的理由很多，當個逃兵或忍氣吞聲都不是我的選項。在翻土播種的勞動中，突然想起「弱者被經驗定義，



• 返回農場後與 Loic 雙親共享美食饗宴。

強者則能定義經驗。」這段話。

為了當個信守承諾強者，我開始梳理記憶，喚起那些美好時光，我想起了：院落用餐時的徐徐微風、鄉間小徑的悠閒慢跑、偶爾能說出流暢法文的驚喜、Loic 父母的法式宴席……想著想著，竟回憶起自己的父親，關於沒有被擁抱的童年，我的選擇是不去想然後遺忘？還是理解然後重新定義？我選擇了重新定義經驗，於是想起了念小學時他為我包書的情景。記憶中的開學日，他會仔細地裁切月曆紙把新課本包好，用工整的鋼筆字寫上我的班級和名字。記憶中的他經常不開心、不耐煩，但包書本的時刻他卻非常愉悅，我猜，也許是來自我的好表現；即使不愛讀書也能得第一名。

不讀書也得第一名，毫無疑問地，是來自父母的基因。此外，我的長相樣貌、身體健康，即使貧困依然充滿志氣。這一切，若非他們，我又怎能成為今天的我？

農場的最後一刻，我為即將的自由倒數計時，反覆檢查確保不用再回到這裡。我想著，再過幾小時我將在巴黎的五星級酒店，今晚會有乾淨的毛巾、享受睡到自然醒的大床，還有不會糾正我的服務人員。





- 對我而言的法文高光時刻。

Loïc 堅持送我們到火車月台，我們三人說要在台灣或英國重逢。我比 Cécil 先上火車，接著 Cécil 上了另一個車廂，隔著窗我跟 Loïc 揮手，意外地，看到他像個孩子般啜泣，我迅速跳下火車安慰他，Cécil 也跟著下車，三個人抱成一團，小鎮的火車月台都是當地人，他們投來疑惑的眼神，或許是在思索著是怎樣的因緣，一位亞洲老男人和一個歐洲老女人，讓這個壯碩的法國男子，像個被拋棄的孩童般哭泣。

在前往巴黎的火車路途，我反覆回味著，慶幸自己的抉擇，面對許多不舒服的狀況，我既沒有發動戰爭也沒有棄械逃亡，我沒讓經驗定義我的冒險旅程，經驗的好壞由我決定！



進入人生的下半場，

是否認真問過自己：

「你還有夢嗎？」